

# 蘇軾詩詞評論研究

江惜美 著



# 蘇軾詩詞評論研究

江惜美 著／天空數位圖書

# 蘇軾詩詞評論研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蘇軾詩詞評論研究／江惜美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天空數位圖書 2013.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5955-52-6 (平裝)

1. (宋) 蘇軾 2.宋詩 3.詩評 4.文集

851.4516

102027825

發 行 者：許清龍

出 版 者：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作 者：江惜美

版面編輯：王思懿

美工設計：設計組

出版日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初版）

銀行名稱：合作金庫銀行南台中分行

銀行帳戶：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006-1070717811498

郵政帳戶：天空數位圖書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22670142

定 價：新台幣 360 元整

版權所有請勿仿製

電子書發明專利第 1306564 號

※ 如有缺頁、破損等請寄回更換

紙本書編輯印刷：  
電子書編輯製作：

天空數位圖書公司 E-mail : [familysky@familysky.com.tw](mailto:familysky@familysky.com.tw) http://www.familysky.com.tw/  
地址：台中市忠明南路787號30樓 Tel:04-22623893 Fax:04-22623863

*Family Sky*

# 序

余耕耘蘇詩卅餘載，專著凡六，數雖不夥，然夙夜匪懈，念茲在茲者，唯「業精於勤荒於嬉」。十年之間，授課之餘，專研蘇軾詩詞，然諸事紛擾，僅能秉燭夜讀，戮力以赴，期以有成。

本書共搜集十篇學術論文，大抵自蘇軾之人格精神、文學創作略論，而後舉詩評家之言，以證蘇軾品評詩文之美，末則舉王國維《人間詞話》對蘇詞的定位作結。歷代詩評家以其政治立場、學識涵養不一，於蘇詩之評價各自有異，然余秉持學術研究首重客觀，撰述亦平情而論，執兩用中，弗敢自專。

書中各篇，多數發表於國內各大專院校學術研討會中，僅〈蘇軾對儒家思想的實踐〉發表於《孔孟學報》。十篇歷十年而成，始知十年磨一劍之艱辛。學術研究不求速成，種硯田、寬心地，其樂融融，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余不揣淺陋，孜孜矻矻，志在奉獻所學，有益於後學者。

本書之成，一則總結十年之研究成果，一則勉後學精勤有成。讀者倘能藉此以明蘇軾儒學之義、文學創作之旨，而後逐篇精研，則得以窺歷代詩評家精闢之言論。蘇詩每道盡人心中語，蘇詞開豪放風氣之先，前者普泛化，為世人所喜；後者能創新，為世人所效，傳承與創新兼而有之，蘇軾當之無愧！

蘇詩創作，人稱「蘇海」，足見其學問淵博，不一而足。余雖撰述凡六十萬言，竊以為可畢其一生，窮研其學。蘇軾人亦稱「詩神」，以其神來之筆，常如飛儂升天，莫之所向，然眾星拱辰，光輝在望。自許一愚之得，或能啟迪後學，至於來日，自當一本初衷，潛心鑽研，俾弘揚蘇詩之美、蘇詞之盛。

江惜美 謹誌於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2013年12月27日

# 目錄

01	蘇軾對儒家思想的實踐 .....	1
02	文藝與道德的爭鋒 .....	25
03	《後山詩話》對蘇軾詩詞的評論 .....	39
04	朱弁風月堂詩話論蘇軾詩 .....	61
05	《容齋詩話》對蘇詩的評價 .....	91
06	《誠齋詩話》對蘇詩的評價 .....	115
07	《彥周詩話》對蘇詩的評論 .....	135
08	《後村詩話》中蘇軾的詩論 .....	161
09	劉熙載〈詩概〉論蘇軾詩 .....	179
10	王國維人間詞話對蘇詞的定位 .....	199

# 蘇軾對儒家思想的實踐

##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蘇軾的詩詞、文賦，爬梳其對儒家思想的實踐。蘇軾自幼即受家庭影響，立志成為一位儒者，仕宦之後，秉持孔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念，忠君愛民，至誠待人。他在文章中，屢屢提到新法不便於民，敢言直諫，不顧己身利害，展現仁人君子的節操。無論在朝或在野，他都為民喉舌，以詩諷諫，盼感悟國君，澤及下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態度，實踐了儒者的風範。本文就其一生言行，得出他在儒學的價值有四：一、忠君愛民，二、仁義待人，三、惠愛百姓，四、樂天知命，時至今日，仍是我輩應效法之處。此外，他入乎儒、出乎儒，對於儒學有闡揚新義之功，也值得我輩思索傳統道德價值何在，具有啟迪後人之功。吾人除效法蘇軾對孔孟學說的信念，且應思考如何發揚儒家思想，立志成為一位君子。

**關鍵詞：**蘇軾、儒家思想、孔孟學說、君子

## 壹、前言

蘇軾是北宋的大文豪，一生創作詩、詞，辭賦、文章無數，皆能獨樹一幟，卓然成家。觀其所為文章，非但文采斐然，且說理透徹，博通經史，足見其儒學底蘊之深厚。蓋儒家思想於宋代，為一般士子為人處事的方針，北宋程顥、程頤等人，發展出孔孟學說的一支流裔——理學，

主張修養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蘇軾一生「忠義」，也是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

蘇軾的儒家思想，源自父親蘇洵的影響，以及母親程氏的教誨。蘇洵「盡焚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七、八年」<sup>1</sup>，身教如此，蘇軾兄弟二人自然得其精髓。程氏曾講授《後漢書·范滂傳》時，慨然嘆息，軾言：「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sup>2</sup>蘇軾之忠君思想，於焉萌芽。蘇軾幼年亦深受伯父蘇渙之影響，矢志以儒者為師。蘇渙「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sup>3</sup>。蘇渙為官，惠愛百姓，嘗以儒者自居，以至於蘇軾、蘇轍兄弟，幼時親聆教誨，對伯父儒者之風範，拳拳服膺，渙亦是兩兄弟的啟蒙師。

在這樣的家學淵源下，蘇軾勤奮好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sup>4</sup>，又「初好賈誼、陸贊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sup>5</sup>，他所師法的，也是文學、政事俱佳的前賢，因此，日後他的文章條理暢，屢獲激賞，儒家思想對他的薰陶，功不可沒。

《論語》裡記載魯定公問孔子說：「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sup>6</sup>，蘇軾一生忠於宋室，始仕宦時，

<sup>1</sup> 參見蘇洵《嘉祐集·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卷十二，見《四庫全書》，第 1104 冊，頁 935。

<sup>2</sup> 參見《欒城後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四庫全書》，第 1112 冊，頁 759。

<sup>3</sup> 參見《欒城集·伯父墓表》，見《四庫全書》，第 1112 冊，頁 263。

<sup>4</sup> 參見《蘇軾詩集·宋史本傳》，附錄，頁 1185。

<sup>5</sup> 參見《欒城後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見《四庫全書》，第 1112 冊，頁 759。

<sup>6</sup> 參見《論語·八佾》，頁 30。

勤勤懇懇，致力於為民服務；及至被貶謫黃州，仍心繫朝廷，冀為國用。在朝為官，戮力為公，幾度外放，不改其度，究其中心思想，即是為人臣「事君以忠」已深植於心。

若論此一忠君觀念，幾乎是北宋仕宦者的基本信條，蘇軾則終身踐履，然其來有自，以下分論之。

## 貳、蘇軾對傳統儒學的認知

儒學的精髓有二：一是禮，二是中庸之道<sup>7</sup>。禮區分了名分、制定了五倫的關係。如君臣、父子、夫婦等，各種身分應遵循一定的禮儀，不可逾矩。中庸則是「執兩用中」、「過猶不及」，凡事順應人情，思其堪受，「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sup>8</sup>一個人若是君子，必須做到中庸，這也是儒學的精義。

蘇軾年少時，即有報國之志，爾後踏上仕宦之路，始終有忠君的觀念，他認為這就是「禮」，也是「君子」應有的作為。以下即分述他與儒家思想不可分的一生。

<sup>7</sup> 參見〈儒家思想的兩大精髓—禮、中庸，以及儒學是否還適應當今世界〉，網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88727.shtml> 搜尋日期：2012 年 11 月 18 日

<sup>8</sup> 參見《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24。

## 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宋代科舉承唐制，設有「進士」與「明經」兩科。明經科試「帖書」、「墨義」，進士科試詩、賦、論各一篇，策五道，帖論語十<sup>9</sup>。蘇軾以〈刑賞忠厚之至〉一文，能掌握儒家「賢君」之要義，故獲梅堯臣、歐陽脩之贊賞<sup>10</sup>。其〈上梅直講書〉，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sup>11</sup>」其議論滔滔，即得自孟子辯才無礙，以及仁義思想的菁華。

蘇軾壯志滿懷，欲淑世濟民，此一理念，除親人之啟迪之外，與當時士大夫之文風，也有密切相關。北宋奉行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廣興學校，重視科舉，當時士大夫對道德人格的涵養特別重視，也激發了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由於北方強敵環伺，所以孟子的「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sup>12</sup>，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sup>13</sup>的觀念，成了北宋文人的共識。他們飽讀詩書、深諳經史，受到儒家傳統倫理道德的教化，又經嚴格考試，方能在朝為官，很自然期許自己一生能忠君愛國、報效人民。

<sup>9</sup> 參見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第二章，（臺北：文史哲出版，1996年2月初版），頁33。

<sup>10</sup> 參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云：「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事足見蘇軾能活讀群書，推其至理。」

<sup>11</sup> 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一，頁720。

<sup>12</sup> 參見《孟子·告子下》，頁224。

<sup>13</sup> 參見《范文正公集·岳陽樓記》。

蘇軾年輕時，即在詩中言及「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sup>14</sup>，儒家的「積極用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是奉行不渝的。他最常與弟弟蘇轍互勉的是：「用舍由時，行藏在我」<sup>15</sup>，由此可知，他心中的志業是：有朝一日，可以施展抱負，像孔子一樣，「傳道於天下」。事實上，他在二十四歲，到鳳翔任官，即表現他清慎勤敏的政治才華。他修衙前役、減決囚禁、補運軍糧、抗旱救災，「所任僉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sup>16</sup>，公事上竭盡心力，然因人微位卑，亟思表現，偏遇到陳公弼任京東轉運使，對他不假辭色，且懼其年少得志，欲挫其銳氣，使得蘇軾屢屢與他爭議。

蘇軾治平二年元月還朝，二月於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及〈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得殿中丞直史館，掌管校讎典籍。接著治平三年，蘇洵病逝，囑其完成《易傳》。自熙寧元年離鄉，蘇軾不曾返蜀。此後，蘇軾為實現杜甫所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sup>17</sup>的理想，不惜與王安石政治立場相左，宦海浮沉。

## 二、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宋神宗即位，一心想勵精圖治，重用王安石，於熙寧二年展開了一連串的變法。蘇軾主張「求治不可太急」、「聽言不可太廣」、「用人不可太銳」，屢上萬言書，適值試進士策，以「獨斷」暗諷安石，安石怒，遂遣謝景溫誣蔑蘇軾於治平三年丁父憂，販運私鹽、蘇木和瓷器。這些

<sup>14</sup> 參見《蘇軾詩集》〈和子由苦寒見寄〉。卷五，頁215。

<sup>15</sup> 參見《東坡樂府箋·沁園春》卷一，頁114。

<sup>16</sup> 參見《蘇軾文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啟》。

<sup>17</sup> 參見《杜詩鏡銓·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頁25。

子虛烏有的指控，最後當然是查無實據，不了了之，蘇軾也因此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離開朝廷，這也宣告他暫時離開了政治的核心。

蘇軾自熙寧四年，赴杭三年。成為地方副守，他總是戮力從公，為民代言。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深深的主宰他的行事作風。他藉詩抒懷、以詩諷諭，其目的是要感悟君上，進而能解民倒懸。「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餚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sup>18</sup>」這首詩道出了蘇軾惠愛百姓的心情。儒家教化，首重「仁」、「義」，仁是不忍人之心，義是做合誼之事，蘇軾一方面為官當差，另一方面悲憫囚犯不知律法，因而墮入法網。此刻他深刻體會：那些在朝為官的人，均是因為朝廷重用制法者，因此得以施展抱負，而這些不懂律法的老百姓，也因為不學律而入獄，眼看無法援救他們，蘇軾自嘆讀書萬卷，偏不讀律，以致不為時用，無法濟民。

杭州三年，他監試鄉舉，相度堤防，疏濬錢塘，賑濟災民，盡了他為官的責任。爾後，他出守郡縣，獨當一面。密州捕蝗，建「超然臺」；徐州防洪，起造「黃樓」，展現一位儒士愛民如子的胸懷，同時也以詩詞表現對國君的忠愛之情。「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sup>19</sup>這首膾炙人口的「中秋詞」，那「瓊樓玉宇」的高遠，君王的青睞，仍是他轉頭時的懸念。

<sup>18</sup> 參見《蘇軾詩集》卷三十二，頁1722。題為〈熙寧中，軾通守北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蘇軾除夜值都廳，囚繫皆滿，因以為言。

<sup>19</sup> 參見《東坡樂府箋·水調歌頭》卷一，頁136。

照理說，以蘇軾的忠心、盡職，徐州守城有功，應該受到朝廷的重用了，他也的確在元豐二年，被起知湖州。沒想到，到湖州不到兩個月，即爆發了「烏臺詩案」，他也是北宋文人第一個因寫詩得罪朝廷的詩人。

### 三、窮不忘道，老而能學

「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捩點，也是他學問更上一層樓的轉機。因詩獲罪，許多親朋好友，罰錢的罰錢，貶官的貶官，致使蘇軾心思悔悟。在黃州，他完成了父親的遺願，撰寫《易傳》，還自著《論語說》五卷。

他在文中曾提及著述始末：

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sup>20</sup>

他將《論語說》五卷獻給文彥博，表明自己窮不忘道，老而能學，從這裡看出，蘇軾對於自己的貶謫，仍有所辯駁。

蘇軾在《論語說》中提到「君子」，也提到善惡之論。他說：「君子

<sup>20</sup> 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上文潞公書》卷四十四，頁760。

之觀人也，必於其所不慮焉觀之。其所慮者容有偽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則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矣。<sup>21</sup>」觀人之術，孔子曾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sup>22</sup>要從細微處觀察人，則人無所隱；孟子則言：「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sup>23</sup>從眼神、言語來觀察一個人，則人無所遁形。蘇軾在《論語說》更進言「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不慮焉觀之」，主張從細微處觀察。由此可知，蘇軾的儒學觀是有新意的，並非一味依循孔、孟學說而已。

孔子曾說：「鄉原，德之賊也」<sup>24</sup>，認為一個人似德非德，反亂其德，是以深惡之。孟子進言：「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sup>25</sup>蘇軾對此，也有自己的見解。他說：「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以受中庸也；孟子，子思之所受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sup>26</sup>中庸之道，在蘇軾看來，是取狂者、狷者而用之，並不是取鄉愿之人。

對於朝廷，他非但沒有怨言，卻仍流露對家國的關愛。元豐四年四

<sup>21</sup> 參見卿三祥先生所輯的《論語說》。卿氏所輯並非是蘇軾所著《論語說》五卷，只是蘇軾對《論語》某些章句的解說。他在〈輯者按〉中所說：「雖不為完璧，而與百家爭鳴中，亦可窺見蘇氏對孔子學說的研究心得。」

<sup>22</sup> 參見《論語·為政》，頁17。

<sup>23</sup> 參見《孟子·離婁上》，頁134。

<sup>24</sup> 參見《論語·陽貨》，頁156。

<sup>25</sup> 參見《孟子·盡心下》，頁263。

<sup>26</sup> 參見《蘇東坡全集》卷四十六，策略五，漢典古籍。網址：<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20615>，搜尋日期：2013年8月14。

月，種谔帶兵，破西夏六萬餘人，蘇軾興奮的寫了詩：「聞說官軍取乞闐，將軍旂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sup>27</sup>凡事「可尊主澤民者，他忘軀為之，福禍得喪，付與造物」<sup>28</sup>，這樣一位樂易的君子，也合該獲得上天的垂憐。一趟金陵之行，他拜會王安石於鍾山，兩人論及西夏用兵及東南大獄之事，解開了多年來的心結。

蘇軾的好學，從不因為窮通而有所改易。他在詞中，提到「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又說：「顧謂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sup>29</sup>用《史記》、《水經注》的典故，信手拈來，如話家常。如此圓轉的用語，是他在經歷五年多貶謫後，從不放棄創作的成果。他不愧是不老的詩仙，黃州詩詞，將他推向了文壇的高峰，也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人在大起大落之間，最能看出節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30</sup>，是孟子對「大丈夫」的稱許，也是蘇軾根深蒂固的想法。蘇軾自黃州至汝州，資用罄竭，乞能在常州居住。元豐八年二月，以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在常州居住。六月，起登州軍州事。九月，神宗駕崩。十月，以朝奉郎知登州為禮部郎中，召還京師，蘇軾至此方能一償宿願，主掌大權，以報效國家。

他的直道而行，從不顧身家利害，也許是來日有限，蘇軾覺知成敗在此一舉，唯恐報效無門，所以雖明知政治情勢未必有利，但秉持身為儒者的良知，他仍是「千萬人吾往矣！」勇敢的承擔屬於知識分子的責任。

<sup>27</sup> 參見《蘇軾詩集·聞捷》，卷二十一，頁1089。

<sup>28</sup> 參見《蘇軾文集·與李公擇二首之二》。

<sup>29</sup> 參見《東坡樂府箋·滿庭芳》卷二，頁260。

<sup>30</sup> 參見《孟子·滕文公下》，頁108。

## 四、人事千頭與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

宋哲宗繼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蘇軾在元祐元年，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那時，改賜銀緋，獲詔賜對衣、金帶、金鞍轡馬，這是蘇軾一生中仕途最順遂的時刻。屬於舊法人士的司馬光、文彥博等重臣掌管朝政，蘇軾擔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知誥，終日起草皇帝詔書，政事繁忙。然而，他的心中仍只有一事，「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此時，憂國憂民是他當盡的責任，所以他草詔責詞，極力的指摘呂惠卿「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sup>31</sup>，言詞犀利，嫉惡如仇。蓋君子與小人作為不同，早已深入他的心中，面對小人，他毫不留情，因為只要他輕輕放過，這些人就會再危害黎民百姓，這不是蘇軾身為知識分子所當為的！

元祐年間的新舊黨爭，蘇軾無法避免的，被捲入政爭漩渦。司馬光盡罷熙寧舊法，驅逐新法人士，蘇軾「和而不同」。他建議保留「免役法」，讓百姓出錢雇役，以專心農作，卻因此與司馬光失和。他為國揜才，出了一道策問：「師仁祖之忠厚，法神孝之勵精」，卻被小人群起攻之，指為「訕謗朝廷」。他與程頤交惡，猶水火不相容<sup>32</sup>。這時，畢仲游提醒他：「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

<sup>31</sup> 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卷三十九，頁684。

<sup>32</sup> 當時，司馬光起用二程、二蘇，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蘇軾為翰林院學士。程頤講說經筵，頗受稱許；蘇軾以文章名世，無人不知。兩派各有門生，勢均力敵，蘇軾每每指摘程頤裝模作樣，因此程門弟子「羅織罪名，以為謗訕」，洛蜀之爭，愈演愈烈。

業而養性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sup>33</sup>這段話擲地有聲，以孔孟行止言其利害，指出了蘇軾一生肇禍的主因，然而蘇軾「直道而行」是經過一番思慮的，在讀〈范滂傳〉時，早已決定「千萬人吾往矣」，禍喪得失，從不在他的心中。

蘇軾明知小人環伺，但盡忠朝廷，以報皇恩，是他的選擇。他自己說：「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sup>34</sup>這個想法，與孔子所言：「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sup>35</sup>蘇軾直言極諫，至死不悔，全來自於儒家「忠君」、「愛民」的觀念。

朝廷的黨爭不已，蘇軾自知得罪，暫請外任。蘇軾在〈乞郡劄子〉言：「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讐，所言利害，不許相見。」<sup>36</sup>戮力盡心於國事，最後得到的是誣讐、誹謗，他感到「不如歸去」，孔子說：「富貴如浮雲」，蘇軾了解「無求品自高」，他也明白富貴如浮雲，是該急流勇退的時候了。至於「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sup>37</sup>，這個道理，他比誰都清楚。

<sup>33</sup> 參見洪邁《容齋隨筆·畢仲游二書》。

<sup>34</sup> 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卷三十二、頁556。

<sup>35</sup> 參見《論語·子路》，頁115。

<sup>36</sup> 參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乞郡劄子〉。卷三十五，頁609。

<sup>37</sup> 參見《蘇軾詩集》〈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卷四十七，頁2555。

## 五、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常許遙相忘

二度赴杭的蘇軾，對朝廷的忠心不二，顯現在拯救黎民、勵精圖治上。雖然朝中小人仍以他為攻訐的對象，處心積慮的詆毀他，但他心中明白：皇恩浩蕩，這一生為國家奉獻，他無怨無悔。

蘇軾初次任官，是杭州通判，二次赴杭，已是十二年後。十二年後的杭州，經歷了饑荒的摧殘，新法的改變，他所看到的是：「自經熙寧饑役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sup>38</sup>蘇軾上了〈乞賑濟浙西七州狀〉，要求減少上解錢，讓百姓分期償還；要求停止收購各項名目的錢米，讓百姓稍可喘息；同時，提議朝廷疏浚西湖、興建堤防。朝廷只許他整治西湖，因此他請劉景文興修水利，數月之間，完成了六座橋梁<sup>39</sup>。《宋史》記載：「軾十二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sup>40</sup>蘇軾的關心民瘼，盡心國事，終於有了相對的回報。

若論及蘇軾與杭州的淵源，除了是他第一次任地方官之所，同時也是他在「烏臺詩案」落難時，即時送暖的一州。蘇軾下御史臺，杭州百姓得知後，為他建壇祈福，傳到蘇軾的耳中，當然是深受感動。二次赴杭，蘇軾言：「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惠？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sup>41</sup>君子知恩圖報，蘇軾以有

<sup>38</sup> 參見《蘇軾詩集·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卷四十八。

<sup>39</sup> 這六座橋是映波橋、鎖瀾橋、望山橋、壓堤橋、東浦橋、跨虹橋。

<sup>40</sup> 參見《蘇軾詩集·宋史本傳》，附錄，頁2815。

<sup>41</sup> 參見《蘇東坡集·答陳師仲書》。